

經世文續編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五十七目錄

禮政八 晉禮

與張鐵甫論晉禮書

張士元

周官媒氏說

黃式三

晉問

錢儀吉

處問

林柏桐

知病納婦論

鄧瑤

再答陳秀才書

鄧瑤

聖勅後屯氏守義論

李惺

論葬於女氏之黨議

袁翼

書劉貞女紀略後

方東樹

書歸震川貞女論後

王廷植

書清芬集後

張文虎

書應觀察所記張貞女事後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五十七

上海葛士潛子源輯

禮政八 昏禮

與張鐵甫論昏禮書

張士元

蒙惠手書并示歌詩雜文反復讀之見足下用心與時人迥異文亦雅贍有體竊幸鄉里知識中有足下斯道未爲孤也獨昏禮問答一篇與鄙見有未盡合者謹陳其大略士昏禮自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主人皆迎賓入廟記云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禰廟孔穎達曰女家每事告廟則男氏將行六禮必皆告廟不徒卜而已此昏禮告廟之明文其不言婿家之告廟者以女家推之而可知禮文固有互見者非闕逸也婿家告廟當在醮子命迎之時醮子在寢而命詞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則告廟可知也左傳鄭公子忽先配後祖杜注禮逆婦必告廟而後行此亦告廟之證也以爲昏非入廟之時則時未昏也婦既至則不復告廟至三月而後祭行蓋告廟命子之後祭行之前無容瀆告也文乃云告廟當在質明見舅姑之後恐非禮意也謂三月廟見爲舅姑既沒奠菜之禮與三月祭行不同誠是也然必俟三月者以三月一時人之善惡可得而知此與留車反馬之禮相合白虎通義之言亦未可盡非也若以七出駁之

則又不然蓋婦之出乃家庭大不幸之事而廟見之慎重則戒之於始雖以此戒之而不聞於未廟見之前嫌於婦行之惡遽使乘車馬而歸者此以見先王制禮之意所以防患于未形而非爲是刻急之法也至謂白虎通義言娶妻不告廟顯背經義則通義固未嘗言娶妻之始終不告廟也通義云娶妻不先告廟到者示不必安也辭意蓋謂婦至不告至于廟耳或其中有脫誤未可知也至士昏禮篇首云下達納采用雁鄭注賈疏於下達之義已明言之朱子復釋之云大夫執雁士執雉而士昏下達用雁冒士庶得通用雁也此解甚明不必疑其有闕逸也

周宮媒氏說

儼居集

黃式三

周宮媒氏禁遷葬者與嫁殤者依鄭君注釋之遷葬者謂生時本無婚議各葬一處後議遷之爲夫妻是無論其未成人已成人皆禁之也嫁殤者謂生前有婚議女未嫁而死而歸葬于男家必禁之也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于祖不祔于皇姑婿不杖不菲不次歸葬于女氏之櫛示未成婦也夫女既娶近三月夫妻已成矣未廟見舅姑雖成妻未成婦主既不祔于皇姑墓亦不葬于夫家彼遷葬嫁殤者墓已合葬之將主亦祔之乎主不祔而合葬之合葬而主亦祔之禮之無一可者也遷葬始魏武之于倉舒嫁殤始魏明之于女淑徇一己之私瞞悖先王之法禁此所謂衰世之事意似從厚而

禮滋益壞矣近時遷葬之風行而立繼之規紊繼子貴而鰥夫寡女晏然受追贈之典因爲失矣甚者爭繼訟起汚吏上下其手莫之誰何其弊甚大嫁殤之風行而墓葬之次素使元配之妻下夷于繼配固爲失矣否則元配不從則女家訟之于吏吏不言嫁殤之失禮而反責葬禮之不備可恥孰甚焉名不正則禮不興刑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不可不辯

昏問 恒石齋記事續稿

錢儀吉

道光十一年山東兩縣令約爲婚媾已爲前後政爭官轂增戕女父死焉女不忍事仇自縊死 詔旌其孝或謂女不死當離婚敢問

曰是生民之至窮而王政所加閔也夫親讐之復門不反戈海外之避官爲和難春秋子沈子曰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讐非子也今以嬖嬖孤女銜痛立庭乃使繼婦而朝執筭而祝忘親事讐生理盡矣又告期請吉必稱先人此既辭窮於何成禮或謂齊儀壹與之齊終身不改又謂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又以先儒謂夫有惡行妻不得去者地無去天之義也是女也雖爲終身之哀亦將無所逃命不知女子無專制之行有三從之道當其未嫁不制於夫故喪服之制在室爲父齊衰三年未嫁夫死既葬除服本無三之恩年非有貳斬之嫌也春秋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若然終身不改施諸同牢也外其本親賣之

成婦也若乃妻之事夫猶子事父臣事君也彼所大之失德必契諫之是資誠怙過而弗從雖號泣而難絕抑所謂至親無去志在感動者與故趙阿自殞情疑於過中龐娥刺仇世稱其純孝是則夫惡之與親讐權其輕重又非等倫已案離婚之條前史多有昔在曹魏犯大逆者誅及已出之女夫黨見刑又有隨姓之戮時則有特聽離婚因而貸命者夫叛家告絕繫於其君讐家告離繫於其父平時則資敬是同臨離豈在心或吳白虎通議嫁娶篇曰悖逆人倫殺妻父母廢絕綱紀亂之大者也義絕乃得去也唐律戶婚章云諸凡義絕者離之又云諸違律爲婚當條稱離之正之者雖會赦猶離之正之義絕者長孫無忌等注謂若夫妻祖父母父母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姊妹自相殺雖會赦皆爲義絕然則斷罪之文罪有當赦恩義之絕絕不復還也且尋漢議唐律之文皆關諸已嫁況某令女猶在室豈不戴天若不離婚曷由教孝竊謂某令之女以死成名無玷評議後有此比有司治獄宜請離婚

昏問

林柏桐

議案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二姓不好則不合矣父相攸而歸之婦人謂嫁曰歸內夫家外父母家承父志耳若乃親傳刃于其父之腹而與其子偕老事仇爲翁世安有是人乎春秋公羊傳曰禮仇讐不交婚媾穀梁傳曰仇讐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夫魯仇齊而使主王姬歸齊之禮猶見惡于春秋況司事仇乎

穀梁又曰不使齊侯得與吾爲禮也仇國不可與吾爲禮仇家難爾與吾爲婚乎其當離婚似無疑義
對或曰許婚父命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父志也父生而命之于父死而背之乎曰禮有常有變父命適
人終身不改常也先婚後變非父所逆料則變也推父之志必不許事仇推女之志且不共戴天傳曰不
若于天者天絕之也不若于人者人絕之也婚姻而相殺不順已甚不絕何爲或曰禮婦人不貳斬故爲
夫斬衰而爲父斬夫則重矣又可離乎曰女子在家從父既嫁而後從夫故在室之女爲父三年親迎而
女之父母死則女反女未廟見而死則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爲處子者安得以既嫁例乎或曰
戕女父者壻父耳非壻也曷不念此乎曰文姜于魯桓與聞乎弑耳非手刃之也而公羊有曰念母者所
替也則曷爲于其念母貶不與其念母也母與聞乎弑不許其子念仇與成乎戕獨可使未成婦者念乎
或曰昏禮者千古公義也不事仇者私恩也無私恩非孝無公義非忠君子不以私害公有在上者主之
其可曰魯主王姬之婚周王命之而公羊所云以我主書者其意在惡周然則有命之者猶未可公義不
謂是也或曰臣子重受命父死矣其離婚安所受乎曰魯莊公娶于齊夫人姜氏入穀梁傳曰入者內弗
受也何用不受也娶仇人子弟以薦會于前其義不可受也又況以先人遺體嫁仇人子弟其何以辭于
宗廟乎以此義通之其受命有在矣或曰然則雍糾之妻慶舍之女當離乎當死乎曰彼皆爲人婦也宜

有補救之道焉替其道而兩全上也不得則死之無待離矣女則知有父而已仇讐非所願見也是不同或曰女不死猶可改適乎曰婚未離則婿也婚既離則仇耳雖改適疑無嫌焉倘痛其父之非命而緣此生之不辰不事仇亦不它適縈素以終身君子必深悼之以爲無疆子志也

親病納婦論

鄧瑤

親病不得納婦不待知者辨之矣鄉俗家有疾病輒令其子迫遽成婚恣以婦新入門病者見之而喜其速痊也士昏禮請期之辭曰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鄭注不虞謂卒有死喪此卽世俗剋期娶婦之意顧云三族者就主人言謂父昆弟已昆弟與子之昆弟也至人子值父母有病侍藥求醫籲天祈代之不暇而乃亟亟納婚猝有不虞此豈人子所忍言耶故言親迎女在塗而婿之父母死者蓋受命往迎時父母本無恙中途驟聞大故非父母已病適忽然行親迎之禮也然則親病之不宜納婦豈待辨哉於是有戚某母病母言於父欲爲子納婦趣令將事者其子以侍病倉皇堅執弗從母病因是少增客過而問曰將從其母乎抑從其子乎余曰子之不肯娶情也亦禮也顧其母之必欲納婦者蓋自料不起猶冀倖於屬纊之先一見新婦覩其容止動靜以下能宜室家與否而後甘心瞑目其意重可哀矣人子侍疾苟可以求順其意而少紓其病者無弗爲之卽權宜娶婦未爲不可第躬侍湯藥不得執親迎之禮

選族子弟之嫻於禮儀者致命女之父母告以病姑迫欲見婦之意即日就途請女之母及親兄弟送之來如徵福先靈新婦入門姑病旋愈實爲兩家之福儻遂不諱則援親迎女在途而婿之父母死女改服布深衣縗總趨喪之文入門號哭隨家人治喪禮也或曰女改服者以婿親迎之故雖未成婚而婦之分已定故聞婿父母死而趨喪也今婿不親迎儻在途聞變必責其趨喪乎答之曰父母無恙自不可廢親迎大禮此則母病在牀忍死以待爲之子者猶且委蛇容與爵弁纁裳緇纁乘墨車往迎之子之門爲之御輪始歸乎卽不親迎女在途聞喪將遂偕其母中道而返乎此非準禮之論也或又曰女旣奔喪矣旣葬將如之何禮經未有明文意者隨其母歸婿除喪而後成婚乎則又答之曰婦人以夫爲家旣入婿門無庸歸卽若今之童婦執紼紉浣濯井曰饋饌之役以事夫舅三年之喪畢主人乃治酒食大召鄉黨僚友爲其子成夫婦之禮蓋昔之以母病納婦倉卒不親迎者違權也今之以父命成昏慎重而合羣者所以厚別也如此則於禮甚宜而於義亦協客退遂書之以質讓禮之君子

再答陳秀才書

鄧瑤

承示賢配有母喪逾月思召之歸恐於義理未安慰慰下問善哉足下之間也禮女子適人爲父母服期傳云不貳斬也喪大記曰喪父母旣練而歸期九月旣葬而歸注云歸謂歸夫家也其旣葬而歸乃婦人

爲祖父母爲兄弟之爲父後者耳先王之意以女子舍其父母而從人既已易斬爲期矣若更不令其在家持服薄情滋甚故有既練而歸之文所以達其私情也朱子門人葉味道之婦喪母既葬而歸味道後讀喪大記乃知其誤令反終其月數蓋古人用情之厚如此足下之婦新喪母逾月卽促其歸準諸古制未免過促宜足下之心有未安也顧婦人有主中饋之義且足下有父母在婦事舅姑之禮不宜久闕必實之既練始歸勢亦未便無已則以三虞卒哭爲期不猶愈於踰月卽歸乎昔者味道亦有言矣以爲婦在母家久彼此多未便欲不待練而召之歸朱子謂或有未便歸而不變其居處飲食之節可也衣服則不可不變此論未爲害理足下其遵行之雖然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婦人遭父母喪若遇舅姑有病或夫病且亟則不俟踰月但已視含殮宜卽遵歸所謂權也如夫家幸無事酒食之役有娣姒能代而舅姑又許其循舊禮以達私情則爲之夫者又何必不使之既練而歸而必令其銜恤蘊憤匆遽離父母几筵乎蓋視他人之父母甚重然後視己之父母不敢或輕而謂人之待親無庸過厚者必於己之親待之至薄者也風俗之偷久矣有識者能勿思所以矯之使之日趨於厚乎

霍勒霍屯氏守義論

李惺

蒙古正白旗護軍校蘇隆阿之女霍勒霍屯氏字於緝譯生員瑞祥未嘗而瑞祥沒女欲以死殉其家防

之服不得死乃以奔喪。諸父母哀其志許焉。至壻家則撫棺大痛。瑞祥之父母泣觀者皆泣。徐出袖中刀
截其髮誓守義以終。此道光十三年事也。金純甫太守爲瑞祥之叔父。余蓋聞之。太守云或曰霍勒霍屯
氏貞女也。余曰霍勒霍屯氏節婦也。或曰婦人之義從一而終。未爲人婦而守婦人之義。非禮也。余曰義
之所在卽禮之所在。霍勒霍屯氏之守義也。禮也。今夫禮莫重於君臣父子夫婦。父子以天合。君臣夫婦
皆以人合。以君臣論爲人臣者。無有貳心。至未委質策名。則似乎分之所不屬。然而古之節士不幸當國
家之變。卽不必捐軀以殉。而匿跡銷聲。終身不出。彼其心恆若有耿耿難忘者。豈不謂吾有固君哉。君臣
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孰非王臣而得謂其未爲人臣乎哉。然則爲人婦者可知矣。女子未嫁是未爲
人婦也。未嫁而已許嫁。不得謂非人婦也。禮言女子許嫁。纓纓之義。取乎繫身有所繫。卽義無可絕。義無
可絕而絕以其未嫁也。而寬之義無可絕而心有所不忍。絕轉以其未嫁也。而苛之夫以守義者爲非禮。
豈義無可絕而絕之者之有當乎禮耶。禮準乎義。義不關乎嫁與未嫁。而視乎能守不能守。余故曰霍勒
霍屯氏之守義也。禮也。且人苟盡乎其實。卽不當斬之以名。未爲人婦而無媿乎爲人婦。婦之可也。春秋
之法可進者進之。則卽以霍勒霍屯氏爲節婦也。亦宜。雖然有奇節者必有盛名。名之所在好名者趨焉。
世家大族門楣相尙。其未嫁而守義者或爲勢之所迫。而非其心之所安。夫卽使其心未必如是。而其跡

如是論者猶不能不以節予之而況霍勒霍屯氏之毅然決然初非有所迫而然其至性爲何如也於戲可以風矣余聞是事不勝嗟歎而又惡夫人之好爲苛論而適以便其苟且之私也因力辨焉以融世俗之惑卽以爲天下之爲人婦者勸而天下名教之所繫有賴乎爲人婦而較重乎爲人婦者其亦可以自決也夫

歸葬於女氏之黨議

袁翼

曾子問篇云女未廟見而死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死則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予嘗讀而疑之及反覆於漢唐宋明諸儒之說而愈疑也屯之六二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後漢書百官志曰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皆扁志其門女之所謂貞者貞其節以從一無二天也故昏禮既納幣壻之父母死則停柩既葬致命於女氏曰有喪不得祠爲兄弟女氏許諾而弗敢嫁也既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之而後嫁之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蓋男女有三年之喪嫁娶愆期可以易偶而女獨弗敢遽嫁者纓有所繫繫之於一爲正也請昏之始納采者被采擇也問名者知名字也納徵以皮幣者徵之言成至是而夫婦可以成也親迎之日父親醮子欲以上事宗廟下繼後嗣重之至也主人受禮及醮女皆於廟以先祖遺體與人亦重之至也昏之厥明聚栗脯脩贊見舅姑入室盟饋舅姑同日娶婦禮以一獻舅姑降自西階婦

降自阼階示傳付之義亦重之至也不幸猝然朝露不及廟見而不遷不祔歸葬焉何前之鄭重若是而後之忽置若是歟賈服曰禮婦至不成昏無問舅姑在否必俟三月祭祖廟後始配之故春秋譏先配後祖爲非禮未配則未成婦死而歸葬奚爲不可賈之言是矣然曷以斷爲不可先配也士昏禮合昏後御衽婦席在西媵衽席在東皆有枕北趾墀入親脫婦纓燭出媵待於戶外當夕衾禭相共儀禮顯有明據而三月未配之說經無明文夫女無二天已待壻寢卽爲所天豈所天而不使同兆乎況廟見與未廟見其間僅有相去數日者廟見而卽死得以祔姑先廟見一日死遽令歸葬此豈近於人情乎且前之昏禮鄭重如是既昏之後枕席之久又如是而成婦不成婦必定於入廟投地區區之一奠又豈非理之至悖者乎晉江應元疑之而不得其通強作成妻成婦之說國朝毛奇齡從而附和之彼但知子婦廟見之義而不知女子以身屬人名節大關有夫而不得同兆之爲至痛也班固曰廟見必以三月則善惡可知夫善者固廟見矣惡者將不廟見而出之耶設有介乎善惡之間者將廟見耶抑不廟見耶不廟見而衾禭業已交矣舅姑業已事矣婦人非祭不得入廟三月之中一旦有斬衰之喪不得復行告廟之吉禮或遲至期而婦死遲至再期而婦死則亦以未廟見而歸葬耶如曰某氏來歸祖禰之靈未接祖禰不知有是婦也故不遷不祔則不得葬於夫之黨然始至之時壻與婦並拜以告至朝廟矣此廟非卽祖禰之

廟即祖廟之靈豈必待三月廟見而始祭乎禮記月令子問篇又云親迎在途壻有齊衰之喪男女改服於門次卽位而哭除喪不復昏禮夫不復昏禮則不復廟見不幸於三月中婦死又將何說以處此耶國朝吳定因援儀禮舅姑已歿三月莫采之文以爲不還不祔者未見祖廟也歸葬於女黨者未見祖廟也若舅姑逮存已執殓見焉則雖未見祖未見皇姑先王必許其葬於夫之黨而特不還不祔也疑經而遷就以圓其說可乎哉愚考古禮有傳之於今而當時未行者有行之數十年而旋廢不行者禮之近人情者聖人弗禁則廢不近人情之禮又安得而禁之乎六經燬於秦火載記皆漢儒補綴成篇魚目混珠繁縟不少非若儀禮之尙爲聖人完書也晉時易三月廟見爲三日之期溫公書儀朱子家禮並從其制三月中必無不克廟見之事而女子以身事人之義全受全歸矣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邨風是詩爲衛夫人而作夫人至城門而君死入持三年之喪不返於齊此事在夫子定禮以前矣婦之報夫者如此其貞夫之報婦者如彼其恕吾故曰非夫子之言也

書劉貞女紀略後

方東樹

嘉興錢侍御儀吉言其巡視西城之年平谷民婦某氏自絞死下指彈驗狀無他傷民之父婦之父母列辭皆曰婦以舅怒其夫懼而死死愚也無冤余察婦所以死者甚可疑日訪於其旁近粗得其顛末趣召

民受辭一如其父言問諸鄰人亦如之乃獨引婦之父母及兩弟反覆導之卒皆如民父之言蓋婦家懸而畏事鄰人懼讎之及而不以實告余雖顯然明白而終不能引道路之言證成於訟廷惟自疚身有土地之責而不能爲匹婦伸理冤枉因書其事以著某氏之隱節侍御後遊廣州因以語於邢中丞竹軒中丞曰是獄不窮治則死者之心安因尙論夷齊衛轅事曰求仁得仁此婦亦是心耳侍御所獄獄在道光十三年而十六年又有劉貞女事劉貞女者儋徵人許字某氏年十七爲歸妻於其夫家而實未卽成婚居半歲忽自歸誓不再返父母驚而詰之泣不言既而亦喻其有難言之隱不卒詢而聽之女勸鎖指操苦役爲父母服勞未幾而父沒踰年而母又繼喪女侍疾奉湯藥不解帶者百餘日弗懈父母沒女哀毀欲以身殉不飲食數日賴諸親勸勉始節其哀自是以後代其兄經家事兄本貧窶疊遭大故兼頻年水患饑饉相仍家一歲而數遷女食不飽衣不溫曾無幾微愠恚意至十六年某月日夜忽自經死女兄謝實爲文以紀其事而曰妹不死於初歸之日懼以死傷父母心也不死於父母沒之日不忍以事重累兄弟也不死於飢寒播遷之日恐人謂其不堪貧也及今家稍裕而卒以死是妹之壽其死以全其貞也方子曰女未嘗一日忘其死而懼以死不得其宜不遽死文信國至柴市之殉而心始畢王炎午乃欲早追之非但不能知信國抑由於義之辨析未精也嗟乎議政之婦能顯其弟貞女之兄能表其女弟豈非賢

哉豈非賢哉若平谷民婦之兄弟雖愚而卒得錢侍御祁中丞爲之表其微炳如日星矣又何憾焉余故爲牽連書之以著其義

書歸震川貞女論後

王廷植

此歸氏震川貞女論也震川爲有明一代文人言古文者多取法焉幸哉貞女何因而得有此論也貞女之事不著於古其姓氏亦不顯曰歸氏之論出而辨之者多矣而貞女遂傳於千古矣其言曰女未嫁人而或爲其夫死又有終身不改適者非禮也是則以改適者爲禮矣其於禮引壻之父母死與女未廟見而死兩條而不引夫死一條何也曾子問曰娶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往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謂夫死則女亦以齊衰往弔或又曰斬衰往弔既葬而除也經已明言夫死矣既令其服又令其弔謂非夫婦乎其爲夫死或終身不改適又何非禮之有若以改適爲禮則弔者一夫改適者又一夫而可爲禮乎先王制禮不强人以所難經言既葬而除而不言嫁與不嫁禮貴通而行之也除服而嫁禮也除服而不嫁尤禮之至者故曰禮順人情又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彼女子有貴賤智愚賢不肖之不同必以一例繩之則非天下之通禮矣歸氏以女子在室惟父母爲之許聘而已無所與焉又謂女子不自知其身之爲誰屬焉又曰一禮不備壻不親迎無父母之命猶爲奔也非禮也是則以改